

卢德之 著

资本精神

——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资本精神

——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

卢德之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精神 / 卢德之 著.—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60-8861-9

I. ①资… II. ①卢… III. ①资本—伦理学—研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13732号

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

(ZIBEN JINGSHEN—RENLEI WENMING XIETONG FAZHAN DE LILIANG)

作 者: 卢德之

责任编辑: 王 艳 李文彧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 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1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61-9

定 价: 4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卢德之 湖南人，哲学博士，现任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政策研究基金副主席、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全球慈善家协会首批中国大陆会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特华博士后工作站等科研院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先后出版《交易伦理论》（2007）、《资本精神》（2007）、《论慈善事业》（2013）、《走向共享》（2013）和《让资本走向共享》（2015）等个人专著。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慈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分别以“资本精神”“现代慈善”“走向共享”为主题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东西方中心等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发表演讲百余场，获得各方好评，特别是他提出的资本与共享理论，在国内外获得了日益广泛的影响。

商道茫茫，德之所系

徐永光

读卢德之《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不啻于让我们跟随他从“资本与道德永恒博弈”的话题出发，徜徉于人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文化及其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先哲们的精彩思辨、隽永思想与智慧结晶扑面而来，蔚为大观。德之从其人生感悟和从独具慧眼的视角，信手拈来，支持其资本精神的理论体系，达到了理论创新的高度，实乃“站在伟人肩膀之上”的杰作。读完此书，“商道茫茫，德之所系”的感慨油然而生。

与德之相识于汶川地震之前的 2008 年年初，德之请我到他将成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驻地北京西总布胡同 13 号聊天。进得这个深隐于闹市的别致的四合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上的一行题字：“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事业而花钱。”德之介绍，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古朴考究的红木椅坐定后，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由官员转型的成功企业家，也是一位学富五车、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资本理论体系的思想家。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广泛，十分投缘。但他很低调，不想在公益行业抛头露面。只是在

这一点上，我表示不赞同。面对民间公益的羸弱现状，这个行业需要一位高调的卢德之。

“5·12”汶川地震发生，让我有理由请他一起出阵，虽然他已经在第一时间跑到地震前线参与救灾。我们一起到地震灾区的时候，那里的余震还频频发生，德之反应很大，为此头晕，吃不好睡不安。回到北京，5月20日，他立即启动华民慈善基金会。这个出资2亿元的基金会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有规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看来，是汶川地震打破了德之“大隐于市”的如意算盘。他打算高调起来，不为别的，只因中国民间慈善发展的呼唤，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引领富人慈善、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行为践行他的“资本精神”。

德之给自己设定的慈善之路很清晰：华民基金会将企业的财富以阳光方式投入社会，要做规模化、规范化的非公募基金会；未来他将设立自己的家族基金会。作为全球家族慈善圈的中国成员，他要学习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的慈善传承。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他已让女儿到美国罗格斯大学学习慈善专业；今年，在华民基金会成立七周年之时，湖南卢佳祥慈善基金会正式启动项目，这是以卢德之父亲命名的基金会。

在德之正式宣布捐建百亿家族基金会的那天，我说：“企业家做慈善，捐大把钱，用大把时间，还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三者兼具的慈善家，中国唯卢德之一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德之的“三兼具”与古人的“三不朽”颇为神合。

研究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需要必要的知识准备，评论它

则需要很好的理论功底，这并非我之所长。但读这部著作，有两条主线和一个基本思想脉络贯穿始终，让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这就是围绕资本演进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两条主线，资本与德行互为依存、永恒博弈，商道茫茫，德之所系的思想脉络。

德之坚信“同古老的资本一样，资本精神也是古老的人类精神之一。资本产生于人类童年，资本精神也同资本一样伴随着人类成长”。于是，他从三个方面去寻找：一是到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文明中找；二是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是到人类以往和现在的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得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旧约》《新约》以及新教伦理中的资本道德精神，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开创资本研究新阶段的《资本论》以及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三位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奠基人的思想；还有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

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其奉献给世界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和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给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营养。“道德”与“私利”如何可以“和平共处”？有一段常被世人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我们所期盼的晚餐并不是靠博得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同情心而来的，而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而来。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不是诉诸他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们自爱（self-love），也

不是诉诸我们的处境，而是诉诸他们的利益。”简而言之，人人
为己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和社会。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与 1994 年在瑞士小镇考克斯召开
的圆桌会议《考克斯圆桌商业原则》所主张的“拥有经济力量的
道德责任感的存在”之“道德资本主义”，马修·比索普关于“通
过对资本与慈善的平衡来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之《慈善资本主义》，以及比尔·盖茨 2008 年在达沃斯会议上提出的“创造一种
新的制度体系”：一是赚钱盈利，二是改善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
经济益处的人群的生活之“创造性资本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难得在于，卢之“资本精神”，属于“中国制造”。

在研究古典与近、现代经济学理论时，我们往往忽略乃至于
鄙视中国的商业文明传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重本（农）抑末
（商）的，“士农工商”商为末；抑或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曲解为儒家思想的本质。诚
如德之所言“资本精神在儒家那里吸取的营养是失衡的，平衡的
一头重，发展的一头轻，以致成为影响商品经济发展、影响资本
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德之对于中华商业文明史中关于资本理论
经义及其义利之辨的梳理，非常全面缜密。他介绍了与古罗马、
古希腊文明、释迦牟尼同处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之间，是人类文
明的“轴心时代”）的孔孟道墨管仲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还有司
马迁的《货殖列传》。在这部古代商贾传记兼经济学专论中，司
马迁列举的商贾就有 10 多人，他最称颂陶朱公，就是集政治家、商
圣与首善于一身的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读者不妨从德之原著
中去细细研读。

德之把这些基于人性的、亘古不变的“利他”与“利己”的博弈，概括为“资本精神的作用：发展的动力与平衡的机制……发展的动力是生机和希望，也是权利和尊严，资本具有发展的本能；平衡的机制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和谐与进步、繁荣与发展”。我深以为然。

不夸张地说，德之对现代社会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共享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说应当就是共享主义”。几年前，在我主持第四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年会时，德之发言称“富人财富不共享，就很可能被共产”，对于这些话语我并不苟同。“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抑制了中国商业文明发展几千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更是记忆犹新，不堪回首；历朝历代对于财富的不尊重伴之于杀富济贫，在毁灭财富的同时毁灭着人类优秀文化和财富家族的文明传统。这些教训我们不能不记取。当然，我懂得德之，他是以“自残”作为批判之矛，抑或是盾。

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市场创新，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潮流，两股力量合流，引发了人类文明万年史未有之社会变革与创新。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以蒸汽机诞生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经历了数千年；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了一二百年；而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以绿色产业与人工智能为标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后衔接不过几十年，这两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创新完全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包含着“零边际成本”的“共享经济”与“共享社会”的出现。德之的“共享主义”，是我最早了解到的关于“共享”的理

论，不能不说卢德之是新时代“共享”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我和德之共同的朋友、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吉·杜拉尼说：“卢德之博士将现代慈善诠释为资本与共享强有力的结合，使我们想起人性的爱不仅是慈善的书面内涵，更是其真正意义，如果我们不相信或不认同人与人的共生关系，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限制我们创造改变的可能性。卢德之博士用他的文字激励、号召我们行动起来，竭尽所能。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即应该把我们的目标与行动立足于共同的价值观与互信上，这样我们才能回归文明的灵魂，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引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佩吉对德之的评论很精准，谨以此作为《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序的结语吧。

财富价值观的福音

王振耀

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往往感慨西方学者从人的普遍需求出发，深度分析，从而探索人类经济与社会重大问题，同时也感慨我国社会缺乏此类治学传统。当反复阅读卢德之先生的新著《资本精神》，则发现其论证方法，竟然异曲同工，研究普通人的致富动机，进而推论资本精神的发展，并导出现代慈善与共享和文明协同发展的结论，不由让人感受到中国理论界的巨大进步。我认为，《资本精神》的理论意义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最为重要的，资本精神是一种崭新的财富观，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财富价值观。运用这一财富观来分析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才会进一步发现财富的社会价值，从而在理论上能够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做出合理的正面解释与说明。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是“经济人”的概念，那么，资本精神提出的是“发展人”，即人们一般都想要发展，这个发展精神存在于各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各类群体之间。

将人们追求发展的愿望归纳为资本精神，客观上使发展与向上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结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发现。如果说，过去人们还在强调为钱正名，那么，资本精神则强调的是为资本正名，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正名，为创造财富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正名。应该说，这是我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特别需要的新的财富观，也是市场经济的伦理观。不然，把挣钱说得极为卑鄙，把发展的动机贬低为等而下之的“小人”，整个社会怎么能够形成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呢？作者对于资本精神中道德动机的探索，为我们拓展了分析道德伦理广阔而崭新的空间。

其次，对资本进行再认识，确立新的发展伦理与政治伦理。讨论资本，绕不开《资本论》。尤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资本乃万恶之源，似乎已经成为正统。如果对资本进行再认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中国的发展水平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体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体制，也是一个信息时代。股票与金融市场，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德之先生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此一资本不是剩余价值概念的资本。更广义地说，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能够带来新财富的财富。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恰恰是邓小平先生运用其巨大的政治智慧，绕过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理论藩篱，全面开放市场经济，真正开发了资本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才成功地促成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将资本精神与政治理论中的资本进行区别，是相当必要的。现实的资本，已经成为中国或欧洲社会主义者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工具。但是，如果人们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现实的资本，那是不可能充分而自觉地运用资本并且积极推进

宏观管理政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精神也是一种政治伦理，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资本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第三，资本精神使我们深度理解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双重使命。企业家在西方文化中是正面的词汇，包含着创业精神。西文的文化传统也鼓励人们进行各类创业，政府还要给以多方面的支持。正如德之先生在书中所介绍的，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伦理都是鼓励人们经商办企业。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企业家具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投资与经营活动。

为企业家立论，当然也要强调企业家能力和知识的稀缺性与宝贵性。这是资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什么是知识？难道只有读书才是知识？传统社会正是这样定义的，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企业成了“下品”，怎么可能会有发展？其实，各行各业都是知识，都需要专业。毛泽东从革命的角度来讲知识特别强调实践，福泽渝吉则是从建设的角度来讲各业知识的重要性。从现实的生产与管理需求看，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确实需要转型，因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太弱，现在的知识传授方式只强调背诵书本知识从而使知识静态化并且更多地具有批判现实而不是建设社会的品格。知识生产方式转型，需要先从知识理论的转型开始。尊重企业家的知识与能力，也许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

第四，资本精神为现代慈善立论。过去做慈善，人们总认为是为了穷人，慈善家往往居于施舍者的位置。但资本精神却把慈善与财富所有者的内在需求结合了起来，也就是说，捐赠主要不是为了他人，更多地是为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客观的事实也的确

如此，做慈善，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家庭，更提升自身的价值。有的企业家通过自身的经验体会到：做企业要见到比尔·盖茨是相当困难的，但做慈善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的确是客观事实。

不仅如此，资本精神的逻辑最终导引向了社会共享，即财富所有者与大众的共享。如不共享，就要共产，这是德之先生特有的结论。当然，这种共享，是一种提升性的共享，是一种有使命的共享，更是动态的共享即生动的社会创新过程。共享不是剥夺，而是富豪们自觉的奉献，即是现代的慈善。这样的共享，目标是要改善社会质量，是要创新文明，是一种文明的再提升。

第五，作为“世界精神”的资本精神，可以成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正如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凝聚着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特点的资本精神，也为资本精神在全球发展提供了基础，更为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资本精神最可能成为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这次重写，作者特别将副标题定为“不同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从而探索资本精神所具有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当我们思考人类文明前途的时候，确实需要思考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机理问题。作者既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特别肯定了商周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体系的开放与包容精神，肯定那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发达与进步，倡导中国需要的古典复兴；同时又将资本精神作为人类的重要共同价值。的确，资本精神贯穿古今中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到：如果说资本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与基础，那么资本精神就是社会发展

的精神基础之一；而且，资本的物质特性与人的精神追求、社会制度的规范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三者的运动本质就是道德挑战与制度选择的整合，也是一种动态的博弈。作者甚至提出，现代世界需要新的资本精神，而所谓新资本精神，就是加入了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不断完善人类道德元素的资本精神。

读《资本精神》，反思理论的社会价值，给人以更多的启发。理论是社会要素组合的基本工具。不同理论左右下的人们，确实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理论左右下的政府行为方式与政策结构，也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而理论的创造，决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批判和否定。各类假设与判断，往往是创新理论的重要途径。资本精神决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同样是理论创新途径的引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最近，我特别强调世界进入善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通过善经济的框架而走向融合。而经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理念，恰恰是在这些年与德之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复阅读《资本精神》之后得出的。这次新版，我又有机会阅读初稿，更为其理论的系统进展所叹服。我相信，资本的社会伦理的阐发及其所带来的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性的启示，必将从多个方面充分展示出资本精神所具有的社会张力。

德之说得好：他既热爱生活，更喜欢思考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他希望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一份带着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图。他投身慈善，融入世界慈善家的行列，与洛克菲勒家族结缘，与多个顶级慈善家对话，支持中美慈善家的交流，并在多个国际场所阐

述资本精神理论。他既赚钱，又捐钱，还要进行理论创新，他能建构出资本精神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其更多的价值，还是需要大家深入阅读，直接与德之对话吧！

2015 年 11 月 29 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楼

自序

我的写作初衷

正值隆冬季节的北京，雪花已经把黑夜映成了白昼。

刚刚看到永光先生、振耀先生在百忙中抽暇为拙著撰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内心充满感激！他们对我全书思考的问题所给予的评价，正是我追求的目标，同时也给了我许多新的启迪和鼓励，引发了我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回想。我把这些回想写在前面，既是一种理论梳理，也是一种真诚的交流。如果能为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了解我写作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架构提供帮助，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博弈、大发展之中。而且，中国在变，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也在变。在这样巨变之下，全世界都困惑了。世界到底怎么变？往哪里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有的人主张，到东方文化中找答案。有的人主张，到西方文化中找答案。历史证明，这种简单地回到东方文化或者说从西方文化中拿过来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又不能不变化，不能不转型。同时，